

文化漫谈

“AI+影视”赛道正热 如何走得更稳更远

□龚联康 熊翔鹤 乐文婉

AI 短剧《霍去病》将汉代大漠战场、少年将军远征的恢宏历史搬上屏幕,迅速圈粉;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应用 AI 技术再现数千年前古蜀文明,让文物“活起来”;与此同时,一些 AI 短剧,虽然吸引了不少流量,但被部分网友认为内容浅俗……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 AI 视频日趋火爆,数智化赋能提升了效率,让文化生态更加蓬勃旺盛。这条新兴赛道,如何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低成本撬动大市场

今年初,一部由湖北武汉 AI 影视团队创作的短片《霍去病》引发广泛关注。该片核心创作团队仅 3 人,制作周期极短,投入的算力成本约 3000 元,充分展现了 AI 在影视制作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霍去病》的评论区,不少观众留言表示,大军列阵、将军出征的画面“很燃、很真实”。团队负责人杨涵涵表示:“传统影视拍摄难度大、成本高的大场面或者天马行空的玄幻场景,正是 AI 最擅长制作的。”

红果短剧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记者,2025 年以来,受益于 AI 技术的快速进步,动画微短剧内容爆发,在 2D、3D、AI 仿真人等不同赛道上,涌现大量创意剧集,题材多元、用户消费增速很快,且 AI 能力的提

升也带动内容质量快速提升。

AI 微短剧《美猴王》以《西游记》经典 IP 为蓝本,赋予经典题材新的表达张力,全网曝光近 2 亿次;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今年 7 月初上线红果短剧平台,以明代泾县宣纸传承为故事主线,追求质朴、有烟火气的古风质感……一批 AI 短剧在市场中获得较好反响。

AI 正在重新定义影视创作模式。

一方面,“小而美”的工作室模式挑战传统的工业体系,不少有创意的小团队也能完成大制作;另一方面, AI 技术快速渗透至影视全产业链,从剧本写作到作品营销,从商业广告到游戏动画等细分领域,均已上线多元化 AI 应用。多家头部视频平台也设立 AI 内容扶持基金,通过流量倾斜和现金奖励,抢占新风口。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 年,我国由 AI 生成的视频、音频累计超 20 亿条,较 2024 年增长了 14 倍以上。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 2026 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 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 12.8 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比超 95%。

绕不开的短板

尽管 AI 影视市场越来越火,但诸多现实短板也随之显现。

技术层面,精细控制与画面一致性仍是 AI 生成内容的难点。目前 AI 生成视频多为 5 至 15 秒片段,

长镜头、复杂动作及人物表情的连贯性难以稳定保障,跨镜头易出现人物样貌偏差、道具错位、画面穿模等问题。

“我们制作《霍去病》时,为筛选出 90 个可用镜头,前期累计生成 1700 张图片,进行了近 2000 次筛选。”杨涵涵说,尽管多数工作可借助技术平台辅助完成,但大量后期调试与拼接仍需人工,部分特写和近镜头甚至需线下实拍。

杨涵涵等受访者表示,中小工作室前期投入看似仅数千元,但购买算力也需要不少资金。图像和视频生成的每一步均需消耗词元资源,尤其是长剧集、高画质项目,词元消耗量呈几何级上升。

内容同质化问题也较为突出。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全国范围内能有优质、原创且稳定产出的 AI 影视团队不足百家,大量的 AI 生成剧内容雷同。有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四成用户对 AI 生成配音情感不足感到不满,认为 AI 生成的角色过于扁平。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围认为, AI 生成的“一键产出”属性挑战了著作权法对“智力投入”的要求,模糊了“独立生成”与“非法抄袭”的界限,增加了司法确权的难度。

抓住机遇健康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AI 影视作为新型数

字内容业态,正成为数字文化领域的重要增长点。

国家层面新规也在陆续落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6 月 24 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的《管理提示(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于 7 月 1 日起施行,首次比较明确地对 AI 微短剧根据投资额度和题材,进行分层分级管理。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面对机遇与挑战, AI 影视行业需坚持技术迭代,聚焦长镜头控制、精细动作生成等痛点优化模型,推动技术红利转化为产业实效。

当前,各大头部平台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也在加快建立监管规范机制,引导行业从“比数量”转向“拼质量”。

“今年 4 月 7 日起,平台针对新增的漫画作品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包括强化整剧立意导向审核、完善内容风险程度量化评估机制等。”红果短剧平台相关负责人说。

“人的审美、创意和故事内核才是 AI 影视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可复制,创意不可替代。”杨涵涵等认为,要加大原创投入力度,深耕历史、传统文化等题材,以优质内容赢得市场与口碑。头部团队与平台应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技术共享、流程标准化;中小团队可聚焦细分赛道,打造差异化优势。

(据新华社电)

创作心得

扛住命运的子弹——谈电视剧《九个弹孔》创作

□李九红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之际,电视剧《九个弹孔》与观众见面了。这部作品聚焦主人公李智信从 1932 年至 1949 年近 20 年的生命历程,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节点熔于一炉。创作伊始,我们便确立了关键意象——“弹孔”。

这是源于对历史的敬畏:翻阅湖北革命史,开国大将徐海东 9 次负伤,李人林 14 次挂彩……我们将这些散落在史料里的“伤疤”,凝结为李智信身上的“九个弹孔”。从“李家的儿子”到“红军的战士”,实现这一转变的“桥梁”正是弹孔。

这九个弹孔,是我们打破常规叙事的尝试,也是走进英雄灵魂的切口。从“记录事件”到“走进灵魂”,是军事题材剧本写作中的重要环节。如果用战役串联剧情,观众看到的只是历史的“外部骨架”;哪场仗赢了、怎么赢的。但是选择用“弹孔”串联,我们便能钻进历史的“内部”,观察子弹打在哪里、那一刻的人物在想什么。

剧中的李智信,带着家仇和个人恩怨进入了革命队伍。他的第一个弹孔,刻下的是受压迫的无力感;而第九个弹孔,却是他为制止小战士私报家仇而留下的。从“欲报私仇”到“制止私仇”,心境天差地别。这中间的每一次负伤,都不是简单的肉体创伤,而是精神的烈度计。正如剧中赫新生团长提醒他的关于炼铁锻刀的隐喻:同样的铁,锤炼不当便是残刀。正是在这 9 次“向死而生”的锤炼中,李智信从一个山伢子成长为懂得“为何而战”的将领。

拒绝扁平逻辑,正视“不完美”,是剧本创作要跨越的又一个关口。为了避免战争戏的同质化审美,我们有意用一次次“扛住”提炼出人物的品格。九个弹孔的故事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懵懂负伤,中间是为掩护战友,最后一次是孤军断后。每一个弹孔都对应着一种情感状态和信念阶段。我们写胜利,也写失败、牺牲和疼痛。比如,战友被误伤后的彻夜难眠,被困时的短暂动摇。战斗是背景板,弹孔是心理坐标。这些“不完美”的瞬间,回答的是“他们为什么成为英雄”。

这种创作思路在人物塑造上尤为明显。无论李智信还是黄埔生、潘祖望,他们的信仰都不是空中楼阁,每一个转变都有结实的



电视剧《九个弹孔》海报。(资料图)

内在逻辑。特别是剧中两次关键的“开枪”:第一次是私怨驱动,李智信偷枪下山只为报杀母之仇,他是被动的复仇者;第二次是使命驱动,他攀上悬崖炸毁机枪,心中想的是“我不死,下面几十个战友都得死”。这两次的区别,正是他从“李家的儿子”转变为“红军的战士”的分水岭。

剧集播出了,我一边收集观众的评价,一边问自己:我们在今天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意义何在? 答案或许有些“反直觉”: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人怎么受伤,而是讲一个人怎么“扛住”。

当下的年轻人也许会困于不确定的情绪之中。李智信面对的处境远比我们残酷:家破人亡、弹尽粮绝。他的九个弹孔,本质上是 9 次人生至暗时刻。我们没有把他写成天生神勇——他第一次负伤会哭,饿极了会晕倒。这种“凡人感”是为了告诉观众:英雄不是不怕,而是即使恐惧,依然选择前行。

剧中李智信从“为家仇”到“为人民”的转变,在今天可以翻译成从“为自己而活”到“找到比个体更大的意义”。这九个弹孔承载的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选择的重量:你愿意为什么事、什么人,扛住命运的子弹?

我们希望年轻人不仅仅“敬仰”一个遥远的英雄,而且希望他们在李智信身上看到自己。看到一个人在被命运击穿无数次后,如何把“什么是我”的痛苦,转化为“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担当。九个弹孔不是伤痕展览,而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答案:人在至暗时刻,依然可以选择光亮。

这,就是《九个弹孔》在今天依然值得被讲述的理由。

(摘自《人民日报》)

家庭教育

放手让少年远行

□蒋梅

几乎每个暑假,我们都带俩孩子出去旅游,让孩子出门长长见识、开阔眼界。这个暑假,大宝高考结束,小宝中考落第,我提议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兄弟俩同意,却不愿与我同行。我有点担心安全问题,立马否决了。谁知小宝不耐烦地说:“老妈,我和哥哥已经长大了,你别像跟屁虫一样总跟着我们行不行?”爱人连忙上前打圆场:“孩子们长大了,大宝都成年了,你别看得太紧,让他们独自出门历练一番也是好事。”

我慢慢想开后,提议两个儿子报旅行团出行,没想到他们打算自己规划游玩路线。我极力反对:“跟团游全程安排妥当,性价比高,安全也更有保障。”小宝态度十分坚决:“跟团一点不自由,走马观花根本玩不痛快。”大宝也在一旁附和:“比如我们玩累了,想休整一两天,跟团全做做不到;想吃本地特色小吃、打卡网红店铺,跟团也没法满足。”

不管我怎么劝说,兄弟二人始终不肯听劝,实在让人窝火。丈夫又在一旁劝导:“你干脆放手吧,相信两个小伙子能照顾好自己。”

我反问:“你让我怎么放心?”



沙颍河畔的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红色岸桥静立水边,倒影映于河面。岸边草地羊群悠然觅食,现代港口工业气息与原野牧景完美相融。

李树丽 摄

岁月回首

从颍河镇到鸡公山

□田君

看过一个讲述著名作家墨白的小专题纪录片——《颍河之子》,片中,有一段墨白乘船行于颍河之上的镜头,没有解说词,没有背景音乐,只有轮船发出的机器轰鸣声,画面中墨白一个人立于船头远望、沉思……那是一种近乎神秘的力量,仿佛整个颍河涌动和庄稼拔节的力量,都聚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颍河是真实的河流,是淮河最长的一条支流,六百公里左右,发源于登封嵩山,流经墨白的老家周口市淮阳区新站镇,最终在安徽正阳关汇入淮河。但墨白小说中的“颍河镇”却是虚构的。也许是真实的故乡太过于沉重、逼仄,抑或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使然。总之,墨白先生选择了“颍河镇”这样一处虚构的场景去回望历史,也审视当下。

事实上,“颍河镇”并非墨白一人的创造,还有他的长兄著名作家孙方友,两兄弟一个现实主义一个现代主义,建构起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文学地理空间。截至目前,墨白所有重要作品的故事发生地,几乎都被归置在这一空间里,大到社会变迁,小到人性困境,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在这里嬉笑怒骂,各自本色出演。

如果说颍河镇是墨白一直在追

求的先锋性写作的精神出口,鸡公山就是他中年之后,安放肉体的另一处心灵家园了。2006 年 6 月 26 日,51 岁的墨白和我们尊敬的田中禾先生,住进鸡公山北岗 18 号别墅——读书、写作、避暑、修身,这栋别墅也叫尼赫斯别墅。

2009 年之后,田中禾先生的夫人受不了山上夏天的潮湿,18 号别墅剩下墨白一家。2006 年 8 月,我随时任信阳市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的陈峻峰第一次登山拜访,结识两位先生,成为未经他们认可的学生。那时两位先生还都相当年轻。

从 2006 年开始,到 2026 年,二十年过去了。墨白像只候鸟一样,每年都会如期飞到鸡公山,从初夏开始,到中秋结束,一住就是小半年。每年这个时间,陈峻峰先生会带我上山拜访两三次,或有事请教,或请他喝酒,或请他下山小聚,或参加我们的文学活动。延续下来,看望墨白已成为信阳作家一年一度很重要的事情。

从早年的 18 号尼赫斯别墅,到之后的 77 号戴维德别墅,二十年间墨白从未间断在鸡公山居住。他在这里既渡己也渡人。信阳很多作家都当面聆听过他的教诲。二十年间,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手不释卷的形象,他的床头和走廊圆桌上,永远摆着我没读过的书。

我理解,这是一个先锋作家几

十年如一日、勇立潮头的底气所在。从 1984 年开始,几十年间,除了出版近十部长篇小说,他还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和理论等作品,累计字数七百多万字,多发表在名刊大报。仅就这一点,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终其一生难以望其项背。

墨白除了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再就是持续不断地进行阅读和行走。在最新出版的《墨白年谱》中,既有他读书看剧、对话贤者的记录,也有他游历四方、参禅悟道的详载。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墨白年谱》中,我的名字被记载过几次。第一次出现是 2006 年 6 月,墨白初次旅居鸡公山,一个偏居豫南小城的青年诗人从此和一个全国著名先锋小说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从 2006 年到 2026 年,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有时想,单从文学意义上讲,一个作家对一个地方近乎偏执的热爱,本身是不是已具备了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墨白是个有心人,虽然在二十年交往中,我对他的细致和周到已有所了解,读罢《墨白年谱》,我还是被震撼到了。就作品发表而言,年谱中除了名刊大报,甚至没有遗漏一些市县级的内刊小报;他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照片悉数被收录,《墨白年谱》是墨白先生的个人成长史,



鸡公山(资料图)

也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发展的一份珍贵档案资料。

从颍河镇到鸡公山,从豫东平原到豫南山区,墨白这一走就是二十年,从满头灰白到满头雪白。墨白现在兼任着鸡公山万国文化研究会会长,是鸡公山荣誉山民,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我相信他和鸡公山的缘分还将延续。

墨白谈及鸡公山创作时曾有过一段动情的表述:“刻意地来鸡公山创作不行,要把生命融入自然之中,把所有的鸟叫声、风声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写作才能透出自然而然的感受;夜间,把窗子敞着,窗外不绝的林涛声,让人总有在森林里休憩的感觉;门廊吃饭,会有雾气从外面飘过,如临仙境一般。”这段话里有难得的通透。当一个作家不再刻意“创作”而创作,而是将写作变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才会有那种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文字产生,才能够从流水上接近文学的本质。

好在,在鸡公山上,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一切都可以慢慢来,鸡公山可以再等上十年、二十年……

(摘自《河南日报》)